

西滢間話

Se Tsang 贈

目 錄

中山先生大殯給我的感想·····	一
民衆的戲劇·····	八
哀思·····	一五
小戲院的試驗·····	二一
中國報紙的外聞·····	二八
獨身主義蕭士比亞兄妹·····	三二
開舖子主義·····	三四
非利士第恩·····	四十
清宮·····	四五
觀音與國劇·····	四七

報娘恩·····	四九
一天星斗·····	五十
文藝出版物·····	五二
吳稚暉先生的著作·····	五四
妙論·····	五六
洋錢與藝術·····	五九
粉刷毛廁·····	七十
黎明即起·····	七三
東西文化及其衝突·····	七五
拆了火爐搭涼篷·····	七八
勸進表與偉人的傳記·····	八十
慶賀——小劇院——成功·····	八六

善本展覽會·····	八七
五卅慘案·····	八八
乾着急·····	九五
多數與少數·····	一〇一
維持·····	一〇五
乾脆·····	一〇七
智識階級·····	一〇九
行路難·····	一一四
象的故事·····	一一九
『烏龜坐電車』及其他·····	一二一
官氣與洋氣·····	一二七
模範縣與毛廁·····	一二九

理由·····	一三四
參戰·····	一三八
走馬燈·····	一四〇
爭點·····	一四二
利害·····	一四七
「有奶便是娘」與「無奶不是娘」·····	一四九
劉叔和·····	一五五
南京·····	一六六
中國式的外國醫院·····	一六九
民氣·····	一七二
捏住鼻子說話·····	一七四
共產·····	一七七

流會·····	一八二
粉飾·····	一八四
文章與飯碗·····	一八六
創作的動機與態度·····	一九〇
版權論·····	一九五
吃飯與火併·····	二〇〇
撈油水·····	二〇四
放假·····	二〇六
剽竊與抄襲·····	二〇九
著書與教書·····	二一八
「首都革命」與言論自由·····	二二三
表功·····	二二七

「管閑事」	二二二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二三七
再談法郎士	二四七
吳稚暉先生	二五八
羅曼羅蘭	二六七
線裝書與白話文	二七五
再論線裝書	二八四
苦力問題	二九三
空谷蘭電影	三〇四
中國的精神文明	三一—
文化的交流	三一九
小畑的小戲	三二四

飛機炸彈聲中的感想·····	三二八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上)·····	三三三
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下)·····	三四〇
貧民與節育問題·····	三四九
節育問題·····	三五六
盡信醫不如無醫·····	三六三
西醫問題討論·····	三七一
談世界文學史·····	三八三

中山先生大殯給我的感想

今天孫中山先生移靈到西山去，喪儀似乎比上一次有紀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雖然整齊些，他們的態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嚴重了。

我們站在路旁，只見一隊一隊的青年過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國主義，嘻嘻！」

「打倒封建軍閥，嘻嘻！」

「中山主義萬歲，嘻嘻！」

這「嘻嘻」兩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讀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見」字，不是「聽」字，大約不會說我是誣譏他們罷？因為那些高聲呼號的青年們，實在十個中八個是在笑着。他們也許覺得在人前

這樣的呼號是很好玩的，所以高興的笑着，也許覺得在人前這樣的呼號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訕的笑着，可是，無論如何，他們忘記了他們是在送殯，送一個他們最崇拜，最景仰的偉人的殯。

我們覺得無聲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無聲的行列是最嚴重的行列。在孫先生大殯的時候高聲的呼號已經是錯了，何況那些呼號的青年們，十個中八個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覺得難受的是看見許多十歲左右的小學生也在把這四五句口頭禪高聲的叫着。他們的笑是應當的，因為他們本不懂得他們叫的是什麼。可是爲什麼教他們這樣的叫呢？

也許我受了英國思想自由的毒，我總覺得一個信仰必須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澈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覺得迷信的勢力雖然大，雖然歷史上的事實大半是迷信驅策出來的，究竟總得有澈底

的信仰，世界才有進步。我並不反對人家提倡某種宗教，我却不贊成把任何一種的宗教信仰灌輸入孩提的頭裏去，我並不反對人家提倡某種政治學說，我却不贊成把任何一種的政治學識去教智識未開的幼童。我以為一個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個盲從的信仰者有價值的多。

蕭伯納說：「世界上只有一條金科玉律，這條律說，世界上沒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經了年月，換了地點，也免不了修改，何況本來就沒有什麼金科玉律呢？

他們的呼號，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權主義，同時也聯想到英國有兩位大文豪也不約而同的希望我們恢復攷試制度，一位還希望恢復彈劾制度。

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間我同章行嚴先生見過幾位英國政治思想家，

裏面有一位是小說家威爾思 H. G. Wells 一位是戲劇家蕭伯納 G. B. Shaw 坐在他鄉間園中談到中國的時候，威爾思這樣的說：

『民主政治並不是萬能的聖藥。現在各國都在模仿英國，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國雖然在許多方面是向來非民主的，例如沒有代議制度，在別種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舉制度。在科舉制度底下，誰都能爬到國中最高的位置。你們爲什麼不恢復那制度呢？自然恢復的時候，應當適合現狀，譬如不致四書五經，及新的學問……』

他又說：他自己正想寫一本書，叫『人的選擇』。什麼人最配幹什麼事，什麼事需要什麼人，一定有一種選擇方法。選工業專家有工業專家的選法，選學校教師有學校教師的選法。他說這本書在小說之外，常最合出版。可是四年來他又寫了好幾本書，這一本還沒有出現。

稱贊彈劾制度的也是威爾思，可是我的日記上沒有記下來，現在想不起他怎樣說的了。

蕭伯納說的更有味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爲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政府」這一句話，從林肯首倡以來，成了口頭禪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們連戲都不會得寫。假使有人說戲劇應當是「爲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編著的人民的戲劇，」我就要說他們是瞎說。人民是不會寫戲的。他們要戲，他們就得請教我。政府也是一樣的。英美歷代相傳的見解是誰都能治國。中國歷代相傳的見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須經過一個智識的試驗。試驗的方法也許很糟，意思却並不錯。困難的地方就在怎樣想出一個着實可靠的試驗方法來。

威爾思與蕭伯納，雖然以小說家戲劇家出名，他們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供獻。他們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對於民主政治，非常的懷疑，可是想不出什麼具體的替代方法來。威爾思說過：「只要有十分鐘的工夫，我們便可以把民主主義打得體無完膚，可是其餘的主義，不消五分鐘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這句話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態度。考試制度和彈劾制度也許是一種補救的方法，至少他們以為在中國是值得試驗一下的。不過在他們是「姑妄言之」，在我們也是「姑妄聽之」，「偶然想到，翻開日記本，譯述於此。我並不說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試權和彈劾權，經過他們不約而同的贊成，增進了多少價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孫先生而「仍須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義成一種更完美而能應實用的學說，不要僅僅在宣傳方面努力。要不然，孫中山先生的主義雖在口頭，在紙上

「永遠不死」，在實行方面能夠說得定「永遠不死」嗎？「行之匪艱知之維艱」，「孫先生的這句話，是應當時刻記在心上的。」

（以下文字模糊，難以辨認，但可見有手寫批註）

另案由趙陳

民衆的戲劇

Iolanthe. By Gilbert and Sullivan P.U.M.C.

凡是關心藝術，眼光明瞭的人，誰都相信中國的舊戲是應當改良的，新戲是應當提倡的。我們也贊同這樣的意思。可是一般提倡新劇的人，我們以爲大都走進了「此巷不通」的死胡同。他們只知道新劇是要提倡的，他們却不問怎樣的新劇是可以提倡的。他們不問一齣戲是不是完全西歐的特產，裏面的風俗思想能不能得到中國觀衆的瞭解；他們更不問一齣戲是不是改頭換面的舊戲，只有舊戲的短處；沒有舊戲的長處；他們只要看見「新戲」的招牌，便覺得義不容辭的應當往觀了。他們也未嘗不覺得坐在家裏舒服得多了，同朋友閒談有味得多了，但是爲了提倡新戲，不得不做多少的「犧牲」。所以他們坐在劇場裏，

恭恭敬敬，肅然穆然，掙扎着不讓那與時俱增的呵欠，佔據勝勢；他們面上的神色，無異乎臨刑，他們的前後左右也大都如此。

自然舊戲場中他們是不肯涉足的。可是假使他們高興進去站一小時，（自然是說名角登場的時候，其餘的時候，劇場不過中國的一種交際場，又當別論）他們一定會很奇怪的看見一般的觀衆，目瞪口呆，搖頭擺尾，手舞足蹈的置身劇中，忘記了一切憂悶勞苦。忘記了他們自己。

戲劇是民衆的藝術，尤其是娛樂民衆的藝術。你們要民衆捨棄了消憂忘愁的舊劇，來隨了你們去「犧牲」，上法場，能不能有成功的希望？你們走的是不是死路？你們怎樣會得到民衆的贊助？

也許一般熱心新劇的先生們，太太們，小姐們看到這裏，又要勃然變色，痛罵我們爲頑固，爲「好古」，爲提倡舊劇，爲排斥新劇。